守护中华语言文化之美

汉语之美

汉语之美，首在其“形”，是描绘生命的视觉史诗。甲骨文里的“山”，三峰耸峙，层峦叠嶂之势扑面而来；金文中的“水”，曲笔萦回，自带流水潺湲之韵。汉字初诞之时，本就是一方方微缩画卷。一个“美”字，上羊下大，丰足的欢喜凝于笔画之中；一个“安”字，屋下有女，安稳的岁月可见可感。从甲骨、金文一路演进至篆隶，催生出庄重舒展的波磔；待楷书定型，端方匀整的构架，便成了国人立身处世的姿态。我们落笔时的每一次提按顿挫，都遥遥应和着文明走来的跫音。

汉语之美，继而在其“声”，是流淌在唇齿间的天籁韵律。四声抑扬，平仄相协，诵读起来缓急错落，自有天然节奏。不必说“无边落木萧萧下”的萧瑟，也不必说“间关莺语花底滑”的婉转，单是那些双声叠韵的连绵词，便已把汉语的精妙展现得淋漓尽致：“参差”，是荇菜长短不齐的样子；“窈窕”，是女子娴静美好的仪态；“徘徊”，是脚步欲行又止的迟疑；“蹁跹”，是舞步翻飞的轻盈……这些词如浑然天成的美玉不可拆解。细品之下，“参差”声母相缀，如荇菜随波起伏；“徘徊”韵母回环，似脚步往复、思绪低回。古人炼字，为求得一声妥帖、一字安稳，常“吟安一个字，捻断数茎须”，更有“两句三年得，一吟双泪流”的执着。

汉语之美，更在其“象”，是凝结于纸上的空灵画卷。杜甫的“两个黄鹂鸣翠柳，一行白鹭上青天”，黄、翠、白、青四色交织，数目与方位精准对应，寥寥十四字，便是一幅生机盎然的工笔淡彩。温庭筠“鸡声茅店月，人迹板桥霜”，不置半句抒情议论，只将六个意象次第铺陈，游子早行的凄清奔波，已历历如在目前。王勃一句“落霞与孤鹜齐飞，秋水共长天一色”，便让千里江天的寥廓风光，永远定格在历史的长河中。这正是汉语“造境”的智慧：不铺陈，只点染；不说破，自余韵悠长。

汉语之美，亦在其“体”，是涵纳万千情思的博大宝库。汉语素来擅长凝练，于方寸字句中包藏故事、哲思与情味。四字成语便是佐证，“刻舟求剑”藏执迷之谬，“望洋兴叹”见能力之限，“三人成虎”寓流言之危，无一不包含精深洞见。

汉语自有章法：律诗重对仗，词分上下阕，骈文多偶对，这些格律范式，恰似妥帖的框架，安顿情思；它亦不失挥洒的自由，可不拘格律、直抒胸臆，不必困于对偶与声律。《文心雕龙》有言：“情者文之经，辞者理之纬”。一经一纬之间，既有范式可依，又有无尽变化。

这份美，不仅是一种艺术，更是一种深刻的能力。它决定着我们感受世界的广度。当赞叹一朵花时，若只能说出“绝绝子”，那朵花的丰富层次便坍缩为一个扁平的标签；当面对江上明月时，若只有“yyds”一句，江与月便沦为无光的背景。王勃写下“落霞”时，他眼前的景色未必比我们看到的更壮阔，但他心中的“锦绣”，赋予了寻常景物以永恒的光华。语言的边界，往往就是思维的边界。话语言说的深浅，直接决定了我们看世界的方式是丰富还是贫乏。

我们正身处一个语言急速变化的时代。“绝绝子”“yyds”等流行语、网络梗如潮水般涌来，提供了简便轻快的表达，却常常抽走文字独有的画面与余味。语言的吐故纳新并不鲜见，汉语长河奔涌几千年，新词如活水般注入，亦是常态。然而，当丰富的情感被压缩为几个语言标签，当复杂的思绪被简化为几个固定句式，我们不禁要问：那些曾让灵魂为之战栗的诗意，究竟散落去了何处？

当我们厌倦了单薄的标签化表达，不妨回身凝望：汉字自诞生起，便自带一份独属于东方的诗意。汉语动人的底气，就藏在汉字之中。

守护汉语之美

语言从来不是冰冷的工具，它是连接我们与古人的隐秘血脉。从《诗经》中的“昔我往矣，杨柳依依”到苏轼的“一蓑烟雨任平生”，我们传承着相同的文字，便自然能共鸣同一种情感。它也关乎个体的尊严与体面，“修辞立其诚”，言辞的端正，映照的是内心的端正。

汉语的历史，本就是一部海纳百川的融合史。佛教梵语、舶来词汇等都曾被从容接纳，并内化为汉语自身肌理的一部分。“周虽旧邦，其命维新。”真正的文化自信，是让新与旧和谐共处，让活泼与庄重各安其位。杜甫有言：“不薄今人爱古人，清词丽句必为邻。”不必对“city不city”这样的网络新语疾首蹙额，那独有的俏皮自有一番鲜活的生机。需要警惕的是，莫让一时的轻巧替代了厚重的时空，让廉价的机趣消解了深沉的情感。

守护这份汉语之美，不必刻意宏大，可从日常的言语实践起步。家人围坐时的几句诗词酬答，好友闲谈间的短句相和，或是静下心来，写一段真诚的文字寄给亲友，都能唤醒那些沉睡已久的雅致文辞。当富有质感的表达重新融入烟火日常，汉语的诗意，便拥有了生生不息的力量。

守护这份美，亦可从“心”启程。经典从来不是深锁高阁的陈迹古董，而是滋养心灵的汩汩清泉。翻开《诗经》，触摸那些浸润着山野灵气的草木名字；展读《赤壁赋》，凝望那片浩渺接天的江风与月辉。这些文字会在某个不经意的瞬间，悄然抵达你的心田，成为你抒发心意时最动人的表达。

苏轼曾言：“腹有诗书气自华。”这份从内而外自然流露的光华，正是在一页页被书香浸润的篇章里，慢慢沉淀、点滴积累而成的。读书，便是为自己的精神世界，存下一笔可随时支取的雅致与意趣。

守护这份美，更需从“笔”端发力。作为书写者，我们应多用心打磨耐人寻味、有筋骨、有温度的表达，少搞哗众取宠、徒耗精力的噱头。作为平台与媒体，更需扛起社会责任，将目光多投向优质内容，让真正有价值的文字获得更广泛的传播。表达风尚的涵养，不是朝夕可成，需要我们在落笔成文、开口言说之时，慢慢传递温润丰盈的文字力量。

“言之无文，行而不远。”守护中华语言文化之美，绝非将汉语供奉于神坛，而是要让它在鲜活的日常里持续呼吸、不断生长——栖身于一句发自肺腑的赞美里，落脚于一封情真意切的书信中，蕴藏在一次字斟句酌的表达间。

愿我们每一个人，都能将心中最真挚的感受，托付于最相宜的语言。语言是一条奔流不息、代代相传的河流，我们用什么样的语言说话，后来者便会听见什么样的回响；我们在字句间留下怎样的温度，他们翻开时，便会触到怎样的质感。

守护从来不是宏大的誓言，它藏在每一次不肯偷懒的表达里：我们不敷衍，汉语的长河便不会荒芜。愿字里行间，灯火不熄；愿我们以母语为舟，穿越时间，把最深的赤诚，留给未来。

据新华社